

ŒUVRES DE

Milan Kundera

米兰·昆德拉

慢

马振骋 译

La lenteur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慢 / 昆德拉(Kundera, M.) 著; 马振骋译.

—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2

(米兰·昆德拉作品系列)

ISBN 7-5327-3046-8

I. 慢... II. ①昆... ②马...

III. 长篇小说—现代 IV.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88163 号

Milan Kundera

La lenteur

本书根据伽里玛出版社 2001 年 2 月法文版译出

©Milan Kundera, 2001

All rights reserved.

All adaptations are forbidden.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France by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the author.

图字: 09-2002-461 号

米兰·昆德拉作品系列
ŒUVRES DE
MILAN KUNDERA

慢

La lenteur

MILAN KUNDERA
米兰·昆德拉 著
马振骋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装帧设计 陆智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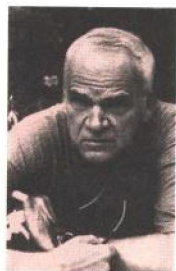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5.875 插页 4 字数 80,000

2003 年 2 月第 1 版 200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45,000 册

ISBN 7-5327-3046-8/1·1764

定价: 13.00 元



Milan Kundera

米兰·昆德拉 (1929 -)

- 小说家，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布尔诺，自1975年起，一直在法国定居。
- 长篇小说《玩笑》、《生活在别处》、《告别圆舞曲》、《笑忘录》、《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和《不朽》，以及短篇小说集《好笑的爱》，原作以捷克文写成。
- 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慢》、《身份》和《无知》，还有随笔集《小说的艺术》和《被背叛的遗嘱》，原作以法文写成。
- 《雅克和他的主人》，系作者戏剧代表作。

慢

La lenteur

米兰·昆德拉

Milan Kundera

马振骋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开的瞬间,脱离了时间的连续性;他置身于时间之外;换句话说,他处在出神状态;人进入这种状态就忘了年纪,忘了老婆,忘了孩子,忘了忧愁,因此什么都不害怕;因为未来是害怕的根源,谁不顾未来,谁就天不怕地不怕。

速度是出神的形式,这是技术革命送给人的礼物。跑步的人跟摩托车手相反,身上总有自己存在,总是不得不想到脚上水泡和喘气;当他跑步时,他感到自己的体重、年纪,就比任何时候都意识到自身与岁月。当人把速度性能托付给一台机器时,一切都变了:从这时候起,身体已置之度外,交给了一种无形的、非物质化的速度,纯粹的速度,实实在在的速度,令人出神的速度。

这是奇怪的联盟:技术的无人性冷漠与出神状态的烈焰。我记起三十年前那个美国女人,她的外貌既严峻又热情,类似一名谈色情的政工干部,给我上了一堂性解放课(只是冷冰冰的理论);她谈话中最常说的词就是“性欲高潮”,我数了数:四十三次。性欲高潮崇拜:折射在性生活中的清教徒实用主义;

医治闲散的特效药；尽快越过性交出现的障碍，以求达到心驰神往的宣泄——爱情与宇宙的惟一真正目标。

慢的乐趣怎么失传了呢？啊，古时候闲荡的人到哪儿去啦？民歌小调中的游手好闲的英雄，这些漫游各地磨坊，在露天过夜的流浪汉，都到哪儿去啦？他们随着乡间小道、草原、林间空地 and 大自然一起消失了吗？捷克有一句谚语用来比喻他们甜蜜的悠闲生活：他们凝望仁慈上帝的窗户。凝望仁慈上帝窗户的人是不会厌倦的；他幸福。在我们的世界里，悠闲蜕化成无所事事，这则是另一码事了。无所事事的人是失落的人，他厌倦，永远在寻找他所缺少的行动。

我看后视镜，还是那辆车，由于迎面而来的车流而无法超越我。司机旁边坐着一个妇女：那个男人为什么不对她说些有趣的事呢？为什么不把掌心按在她的膝盖上？这些都不做，却咒骂前面的驾车人开得不够快，那个女人也没想到用手去碰碰驾驶员，她在心里跟他一起开车，也在咒骂我。

我想起从巴黎朝着一座乡间城堡去的另一次旅行，发生在

两百多年以前,那是 T 夫人和陪送她的青年骑士的旅行。他们第一次挨得那么近,笼罩在他们四周的那种不可言喻的性感氛围,正是由于一路上慢慢悠悠引起的。马车往前走,摇得他们两个身体一颠一颠相互碰上了,起初不知不觉,然后有知有觉,这样故事发生了。

2

以下是维旺·德农短篇小说写的故事：一名二十岁的贵族有一个晚上在戏园子里。（没有提到他的姓氏和爵位，但是我猜是骑士。）他看到旁边包厢里有一位夫人（小说只说出她的姓氏的第一个字母：T 夫人）；这是与骑士相爱的伯爵夫人的一个女友。她要求他在演出后送她回家。这名骑士对她执意要这样做表示惊讶，尤其叫骑士感到困窘的是他还认识 T 夫人的相好，一个什么侯爵（我们不会知道他姓甚名谁；我们进入了一个秘密世界，那里面是没有名字的）。他莫名其妙地进了车厢坐到美夫人旁边。经过一段轻松愉快的旅途，车辆在乡下一座城堡台阶前停下，T 夫人的丈夫在那里，没有好声气地等候着他们。他们三人一起用餐，气氛沉默阴郁；然后丈夫请求他们原谅，撇下他们失陪了。

这时候开始了他们的夜晚，一个其组成如同三折画的夜晚，一个如同三阶段旅程的夜晚：首先，他们在花园里散步；然后他们在小屋里做爱；最后他们在城堡的一间密室内继续做爱。

他们在凌晨时刻分手。骑士在走廊的迷宫里找不到自己的房间，又回到花园，他在那里遇到侯爵，不由一惊，他知道侯爵是 T 夫人的情人。侯爵刚刚抵达城堡，高高兴兴向他致意，告诉他这次神秘邀请的原因：原来 T 夫人需要一个挡箭牌，好让他侯爵在她的丈夫眼里不致引起怀疑。侯爵做成了这场骗局兴高采烈，对骑士充当了可笑的假情人大加嘲弄。

假情人经过一夜云雨后累了，坐上满怀感激的侯爵派的车子回巴黎去。

小说名叫《明日不再来》，初次发表于 1777 年；作者署名是令人费解的六个大写字母（因为我们是在秘密世界）：M. D. G. O. D. R.，可以认为是“M. Denon, Gentilhomme Ordinaire du Roi”（德农大臣，国王御前常任侍从）。此后，1779 年又完全匿

名重新出版一次,印数不大;然后又在第二年用另一作家名字出版;1802 和 1812 年又出新版,总是不用作者的真名实姓;最后,在被遗忘半世纪以后,于 1866 年再度问世。从那时开始,这部书被认为是维旺·德农撰写的,到了本世纪,声誉日隆。今日似乎可以归入最像代表十八世纪艺术与精神的文学作品的行列。

3

日常语汇中,享乐主义指追求享乐生活,即使不说是堕落生活的一个不道德倾向。这当然是不确切的,伊壁鸠鲁^①是第一位研究乐趣的大理论家,他抱着一种极端的怀疑态度理解了什么是幸福生活:他认为不痛苦就是快乐。因而痛苦才是享乐主义的基本观念:懂得排除痛苦的人才是幸福的人;由于享乐带来的不幸往往多于幸福,伊壁鸠鲁只嘱咐世人享受节制平凡的乐趣。伊壁鸠鲁的明智却有一种忧郁的深层含意:人被抛入悲惨世界,看到惟一明白可靠的价值是乐趣,还总是他本人能够体验到的乐趣,虽则它多么微不足道,如喝一口清水,看一眼天空(面对仁慈上帝的窗户),抚摩一下。

^① Epicurus(前 341—前 270),古希腊哲学家。

乐趣不论平凡还是不平凡,只属于感觉到的人,哲学家可以名正言顺地指责享乐主义的自私本质。可是以我看来,享乐主义的致命弱点不是自私,而是具有极端的乌托邦特征(哦,但愿是我错了!):我确实怀疑享乐主义理想能不能实现;我担心的是他向我们嘱咐的生活与人类天性是格格不入的。

十八世纪,在它的艺术中使乐趣摆脱了道德禁忌的浓雾,培养了一种所谓自由放荡的风气,弗拉戈纳尔^①和华托^②的画,萨德^③、小克雷比永^④或夏尔·杜克洛^⑤的小说对此都有所表现。我的青年朋友文森特就是因此欣赏那个世纪;若可能,他会把萨德侯爵的侧面像别在上衣翻领上作为标志。我也有他这种崇拜心理,但是我还要说(并不真正有人理解)这种艺术的

① Fragonard(1732—1806),法国画家。

② Watteau(1684—1721),法国画家。

③ Sade(1740—1814),法国色情作家。

④ Crébillon fils(1707—77),法国小说家。

⑤ Charles Duclos(1704—72),法国作家。

真正伟大之处不是对享乐主义作了什么宣扬,而是对享乐主义作了分析。这个原因使我认为肖代洛·德·拉克洛^①的《危险私情》可算作是最伟大的小说之一。

书中人物不做别的,就是寻欢作乐。可是读者渐渐明白,使他们心动的不是欢乐,而是征服;不是欢乐的欲望,而是胜利的欲望主宰全过程。起初看来像是一场欢乐淫荡的游戏,不可察觉地、不可避免地转化为一场生死搏斗。但是搏斗跟享乐主义有什么共同之处呢?伊壁鸠鲁写道:“智者从不进行任何与搏斗有关的行动。”

《危险私情》用书信体形式,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可以由另一个方法任意替代的技巧方法。这种形式本身就很有说服力,它告诉我们,人物的经历,确是他们亲身体验后才说的,流传的,散播的,忏悔的,并且写下来的。在这个把一切都说得沸

① Choderlos de Laclos(1741—1804),法国小说家,以其书信体小说《危险私情》(*Les Liaisons Dangereuses*)著称,描写邪恶力量如何破坏单纯无知的人。

沸扬扬的世界里,最容易动用而又最致命的武器就是散播。小说主角瓦尔蒙对他引诱过的女人发出一封断交信,这把她毁了;信是他的女友德·梅尔特侯爵夫人,一字一句念了让他听写下来的。不久又是这位梅尔特,出于报复,把瓦尔蒙的一封私信交给他的情敌;情敌向他挑衅提出决斗,瓦尔蒙因此死去。死后他与梅尔特两人的私信散播开来,而侯爵夫人受人指责和摒弃,在轻蔑中结束了生命。

小说中不存在两个人的特殊秘密;每个人都像处于一只大蚌壳中央,每句悄悄话都会引起共振,音量放大,余音袅袅,不绝于耳。小时候有人告诉我,把海螺壳贴在耳朵上,可以听到上古时代的海水声。在拉克洛的世界里就是这样,每句话说出口以后,声音永远不灭。这就是十八世纪吗?这就是欢乐天堂吗?还是人并不意识到,自古以来就是生活在这样一只会共振的海螺壳里?无论怎么说,一只会共振的海螺壳可不是伊壁鸠鲁的世界。他告诫他的弟子说:“闭门度日!”

4

接待处的那个人很和气,比一般酒店接待处的人和气。他记得我们两年前来过这里,关照我们说自那时以来许多事都起了变化。大礼堂改装成了不同功能的小会议厅,还造了一个华丽的游泳池。我们好奇要看,穿过一个明亮的大堂,朝着花园有一排大玻璃幕墙。大堂尽头一座大楼梯下去就是游泳池,很大,铺着方形地砖,玻璃天花板。薇拉提醒我:“上一次这个地方还是一座小玫瑰园。”

我们在房里安顿后又走进花园。绿色露台朝着塞纳河方向倾斜。景色很美,令我们心旷神怡,想多走一会儿。几分钟后,突然出现一条公路,车辆来往不断,我们掉头往回走。

晚宴很精致,每个人衣冠楚楚,仿佛要向旧时代致意,餐厅天花板下还战栗着那时的回忆。我们的邻座坐了一对夫妻和

他们的两个孩子。其中一个直着嗓子唱歌。服务员端了盘子俯身对着他们的桌子。母亲目不转睛盯着他看,要他对孩子说句表扬的话,孩子见有人看着很自豪,站到椅子上面,更加提高嗓门。父亲的脸上露出一丝幸福的微笑。

波尔多佳酿,鸭肉,还有一道酒店秘制特色甜点,我们闲聊着,心满意足,无忧无虑。然后回到房里我打开电视看了一会。电视里还是孩子。这次是黑人孩子,饿得奄奄待毙。我们逗留城堡时,正好碰上那时好几个星期天天播放一个遭受内战与饥荒蹂躏的非洲国家的孩子情况——国家名字已经忘了(这一切过去至少已有两三年了,所有这些名字谁记得住呢!)。孩子们骨瘦如柴,毫无生气,再也无力挥手赶走在他们脸上散步的苍蝇。

薇拉对我说:“这个国家的老人也有死的吧?”

不,不,这场饥荒引人入胜的地方,使它在这个世界几百万场饥荒中别具一格的地方,就是死的只是孩子。尽管我们天天看新闻,但从未在荧屏上看到一个成年人受苦,这恰好证实了这种见所未见的情境。

于是这是完全正常的，不是成年人，而是孩子，奋起反抗老人的这种残酷无情，凭着本性自发地开展了著名的“欧洲孩子给索马里孩子送大米”运动。索马里！是的，没错！这句了不起的口号让我找回了迷失的名字！啊，这样的事竟也忘了，岂不可惜！他们买了一袋袋大米，数不清的一袋袋大米。做父母的看到他们的孩子心怀全球一家的团结精神，留下深刻印象，也捐钱，所有的机构都各自提供帮助，大米集中到学校里，运输到港口，装船驶往非洲。每个人都能够追踪大米辉煌的史诗历程。

紧接着濒死的孩子以后，荧屏上全是六七岁的女孩，穿得像成年人，装模作样像卖弄风情的老妇人，哦，当孩子的行为像成年人时真是妙极了，感人极了，滑稽极了，女孩子与男孩子相互亲吻；然后出现一个男人，怀抱一个婴儿，当他向我们解释婴儿尿脏了裹布用什么方法洗涤最好时，一个美人走近来，微启红唇，吐出一条极其性感的舌头，开始插入怀抱婴儿的男人那张极其老实的嘴巴。

“睡觉吧，”薇拉说，她关了电视。